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

第一回 燕小乙訪舊事暗傷心 羅真人指新魔重出世

話說前《水滸》中，宋江等一百單八人，原是鎖伏之魔，只因國運當然，一時誤走，以致群雄橫聚；後因歸順，遂奉旨征服大遼，剿平河北田虎、淮西王慶、江南方臘。此時道君賢明，雖不重用，令其老死溝壑，也可消釋。無奈蔡京、童貫、高俅、楊戩用事，忌妒功臣。或明明獻讒，或暗暗矯旨，或改賜藥酒，或私下水銀，將宋江、盧俊義兩個大頭目，俱一時害死。宋江服毒，自知不免，卻慮李逵聞信，定然不服，又要生事，以傷其歸順忠義之名。因而召至楚州，亦暗以藥酒飲之，使其同死；繼而吳用、花榮親來探望，見宋江死於非命，不勝悲痛，欲要再作風波，而蛇已無頭，大勢盡失，死灰不能復燃，遂同縊於蓼兒窪墳樹之上。一時梁山好漢聞此凶信，俱各驚駭，不能自安；雖未曾盡遭其毒手，然驚驚恐恐，不多時早盡皆同斃矣。唯燕青一人，心靈性巧，屢屢勸宋、盧二頭領全身遠害，二頭領不以為然。燕青因藏放書，並金銀財物，悄悄遁去，隱姓埋名，到各處遨遊，十分快樂。一日，忽重遊到梁山水滸，見金沙灘邊，寂寂寥寥，唯有漁樵出入；忠義堂上，荒荒涼涼，只存砧毀遺蹟。回想當時弟兄嘯聚，何等威風，今一旦蕭條至此，不勝歎息了半晌。因又想到，若論改邪歸正，去狼虎之猖狂，守衣冠之澹薄，亦未嘗不是；但恐落奸人圈套，徒苦徒勞，而終不免，則此心何以能甘，此氣何以能平！低徊了半晌，忽又想到，此皆我之過慮耳。一個朝廷詔旨，赫赫煌煌，明降招安，各加職任，地方為官，治政理民。奸臣縱惡，亦不敢有異。就是宋公明哥哥與主人盧俊義，亦要算做當今之豪傑。我苦苦勸他隱去，決不肯聽從者，亦必看得無患耳。我今不放心者，真可謂過慮。想罷才去東西閒玩。雖說閒玩，然荊榛滿地，只覺淒涼，無興久留。因又渡過金沙灘來。

只見一個老者，須鬢皓然，坐在一塊石上，看著一個打柴的樵夫，在那裡攀談。燕青在他二人面前走過，隱隱聽得那老者說道：「這那裡關朝廷之事，皆是奸臣所為。」燕青聽見說話，有些詫異，便立腳不走，要聽他說出後面的言語。那老者見有人立聽，也就住口不說。燕青見他不說，聽得氣悶，便忍耐不住，只得上前，向老者拱拱手，問道：「老丈方才所說的奸臣，莫不就是當朝的蔡、童、高、楊四人麼？」那老者道：「不是他四人，那裡再尋得出四個來！」燕青道：「請教老丈，可知他如今又做了什麼壞事？」那老者將燕青上下估了兩眼，道：「這是我本地方的閒話，今日無事，偶然與此樵友閒談耍子，你是個過客，別處人，說來也未必曉得，問它怎的？」燕青便乘機說道：「我在下果是過路別處人，原不該問及貴地方事。止因受了奸臣之害，弄得有家難奔，飄流至此。才聽得老丈說甚奸臣，莫不做了甚不公不法之事，有個惡貫滿盈，使人共聞共快的事，故此動問，萬望見教。」那老者聽了道：「原來老兄也受了奸臣之害，所以要問。你既要問，可知這地方叫甚名色？」燕青道：「初來不知，因問人，方知梁山地方。」那老者道：「你既知是梁山泊，就該知道梁山泊一向是甚人占住了。」燕青假說道：「這就不知了，求老丈見教。」那老者道：「這梁山泊，在今日看來，無過一窪水，不足為奇。在當時有一伙大盜，一百單八條好漢佔據了此泊，內立三關，外設百險，這一窪水比三江五湖還厲害幾分。莫說附近的郡縣奈何他不得，就是朝廷屢差了大將軍高俅、童貫，率領了無數兵馬來征剿，俱被這山泊裡的好漢殺得大敗虧輸，不敢正眼而觀。」燕青故意問道：「既是這等強橫，為何今日卻寂寂寥寥，不見一個？」老者道：「老兄有所不知。這班好漢，論他嘯聚行藏，自然是一伙大盜；若推原其心，他眾豪傑不是遭權貴之殃，就是受奸人之害。實俱含冤負屈，無處可伸，故激怒而至於此。所以這宋大王雖為盜魁，卻心存忠義，所坐之堂，亦以『忠義』為名。又立兩竿旗，上寫『替天行道』，只誅賊官污吏，絕不擾害良民。所以我們鄰近百姓，甚是安堵。不期後來奸臣設計，知戰不勝，遂降赦招安。這宋大王陷身水泊，原非其志，一聞招安，滿心歡喜，以為改邪歸正，可以報效朝廷，以補前過。雖有心腹再三勸他，他只不聽，故受了招安，歸順朝廷，因將梁山泊一個虎狼之穴，弄做一個漁釣樵牧之場。所以我與樵友在此歎息。」燕青因又問道：「為盜乃犯罪之人，得降赦招安，便是美事，老丈為何又與樵友歎息？」老者道：「得降赦招安，固是美事。但恨朝堂之上，有蔡、童、高、楊弄權。朝廷雖赦，他們卻不肯赦，所以令人歎息。」燕青道：「朝廷既明明降赦，難道他們敢將他眾人殺害麼？」老者道：「明明殺害，雖是不敢；暗暗殺害，卻怎防得？況朝廷孤立於上，那裡有許多眼睛來看他，那裡有許多耳朵來聽他，只好白白送卻性命罷了。」燕青笑道：「我想宋大王這班人，做過事業，諒非庸儒無用之人。若說朝廷明明殺害，自應無說；若說奸臣暗害，這班人如狼如虎，怎生害得？只怕還是老丈的過慮。」老者道：「怎麼是我的過慮？這宋、盧兩大頭目，已有人傳說，俱被奸臣害死了。我們所以在此歎息。」燕青道：「老丈既知其被害，可知是怎生樣被害？」老者道：「說起來做奸臣，原有一種弄奸之才。他矯詔說是念宋江、盧俊義徵方臘有功，詔盧俊義入朝賜食，卻在飲食中暗暗的下了水銀，一時不覺，歸到半路，水銀下墜，跌入淮河而死；又遣官賜宋江美酒，卻在酒中下了毒藥，宋江飲之而死。此係明明之事，怎說是我的過慮！」

燕青聽了這信，暗暗吃驚。因也假歎息了兩聲，遂別過走開。暗暗思想道：「此老之言，若說不確，卻說得詳細，皆有指實。若說是實，則宋公明哥哥與我盧主人，做了一生的英雄好漢，若明正其罪，便受一刀之痛，也還甘心；怎航航麟麟、糊糊塗塗，為奸人所算，死於非命！這卻怎生氣得他過？但想他們，何仇於宋、盧二人，而行此詭秘之計。只怕此信，老者得之傳聞，也還未確。我總清閒在此，何不前往楚州，廬州去探問一番，便知端的。」

算計定了，遂轉身曉夜奔馳。奔到近處，不消打探，早已有人紛紛歎息，共傳其事，與老者所說一樣。燕青到此，眼見是真，只急得滿肚皮小鹿兒在心頭亂撞，卻無一人可以告訴，一團冤苦，唯有自知。因又訪知葬在蓼兒窪，遂悄悄走到墳上哭拜於宋江墳前，道：「我當初分別時，就知奸臣在內，豈容功臣並立，何等苦勸哥哥與主人，全身遠害為高。主人與哥哥並不垂聽，只思盡忠報國，感動主心。誰知今日無幸飲恨吞聲，死於奸佞之手。天高日遠，一腔忠義，憑誰暴白這般冤情。我想你在九泉之下，豈肯甘心！我燕青欲待為哥哥報冤雪恥，手戮奸人，又恨此時此際，孤掌難鳴，只好徒存此心罷了。」哭拜罷，起身四下觀望，卻又見旁邊有兩塚。再細問人，方知是吳用、花榮縊死於此，故就埋葬兩傍。因也哭拜了一番，道：「人誰不死，二位哥哥這一死，卻死得大有義氣。也見得我輩弟兄，絕不以生死異其心。我燕青今雖遨遊於此，無人能奈我何，然揆之兄弟情分，眾皆喪亡，我獨保全，終屬偷生，豈志士之所為哉！倒不如也學吳軍師與花知寨，殉死於此，方覺於心無愧。」遂在腰間解下一條大帶來，欲要縊死樹間，以全情義。忽又想到：「我今一死，亦有何難。但死得不明不白，未免九泉飲恨。怎能得一高人，問明了我哥哥這一死，還是水泊中造惡過多，理該一死；卻還是改邪歸正，又出死力，功足償罪，不幸遭奸人之害，含冤負屈而死耶？若能說個明白，便死也死得快活。只苦當今之世，沒個高人可問，卻將奈何？」因又低徊了半晌，忽想道：「此事也難問外人，我一百單八個弟兄，盡皆東零西落，死亡殆盡。我想公孫勝哥哥當日先去，他定然還在，況他又有些學識，何不去問他一聲，或者有一個明白。」因又想道：「明鏡能鑒形察影者，蓋立身於形影之外。公孫勝哥哥雖然高明，但恐他身在劫中，豈能知劫外之事？」因又低徊了半晌，忽然有悟，大笑道：「我燕青怎聰明一世，卻懵懂一時！現放著公孫勝的師父羅真人，乃當世神仙。況宋公明哥哥曾拜見過他，他已悉知其事，我怎不去求問於他，討一個真實消息，卻在此胡思亂想。」一時想定了主意，便拜別三墳道：「不是燕青捨不得性命，貪偷一日之生。只為要問個明白，好與哥哥到地下來同樂。」

拜罷，遂潛離了蓼兒窪，竟取路往薊州而來。不日到了薊州，細細訪問公孫勝的住居。原來此時公孫勝的母親已死，公孫勝辭歸之後，便不復家居，竟隨著師父羅真人在山上修真養性。燕青再三尋訪，並無蹤跡。因又想到：「公孫勝哥哥既脫離塵網，留心向道，自埋名隱姓，不知下落，蹤跡難訪。何不徑到二仙山紫虛觀去見羅真人，我公孫勝哥哥的消息，自然曉得。」

想定了主意，遂志誠齋戒了三日，遂投二仙山紫虛觀而來。來便來了，因無人引進，心下還餒餒的，恐怕羅真人不容他相見。不期才轉過一帶長林，忽林子中走出一個人來，道：「燕青弟來了麼？」燕青見有人叫，忙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恰正是公孫勝，便滿心歡喜，急上前相見，道：「我燕青那裡不尋哥哥，並無蹤跡，誰知卻在這裡相逢。不知哥哥還是無心撞見，還是有意來

迎？」公孫勝道：「適才在觀中隨侍本師，本師跌坐觀空，忽然對我說道：『你結義的燕兄弟要來見我，你可出去接他入來。』故愚兄在此伺候，不然愚兄何以得知？」燕青不禁吐舌說道：「真是神仙！我此來必要問個分曉。」公孫勝道：「賢弟高識遠見，已為天外冥鴻。更有何事關心，特若遠來見本師？」燕青道：「據哥哥這等問我，想是宋公明哥哥與我盧主人近日的事還不知？」公孫勝道：「我自從謝了世緣歸來，只日侍本師，連觀門也不出。宋、盧二兄長做官的事，我那裡曉得？近日又有恁事，賢弟可細細對我一說。」燕青見問，便忍不住大哭起來，痛說道：「宋公明哥哥與我盧主人，我當日恁般勸他，他只認定人不負我。誰知竟被蔡、童、高、楊設計，暗暗害了性命！」公孫勝聽說，吃了一驚，也不覺墮下淚，說道：「原來二位兄長遭此大變。但他二人已為臣子，又係有功之人，奸臣怎生加害？」燕青含淚將賜飲食下水銀，並賜藥酒與宋江，宋江轉以酒藥死李逵，恐他生亂，及吳用、花榮縊死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說到傷心不勝，又大哭了一場。哭罷，因又說道：「不然我也拼著一死，相從二位哥哥於地下。只因他二人這一死，不知還是惡報該死，特假奸人之手；又不知是已經赦宥，罪不應死，苦為奸人所害？若是惡報該死，便當含笑受之；若是罪不致死，而暗遭奸人之手，則此仇豈可不報。因再三思想，不得明白，故特遠來，要求真人示個端的。」公孫勝聽了點頭道：「這也想得有理。本師既已知你到此，又叫我來迎，定然有個主見。我與賢弟可快去拜間。」

說罷，遂相引著同入觀中。先自去稟真人道：「弟子奉法旨，已迎燕弟到此候見。」真人道：「可請過來。」燕青聞命，忙走到座前，哭拜於地，道：「弟子燕青，只為弟兄情義，不忍見其死於非命，痛入骨髓，不知還是宿孽當受，不知又是數命應該？祖師具天人冰鑿，自悉其中來去，特來懇求，萬望指迷。」羅真人忙叫公孫勝扶他起來，說道：「燕義士請坐，待我與你細說。」燕青領命，坐在旁邊凳上。真人說道：「大凡天道有個循環，氣數有個劫運，國家有個成敗，善惡有個報應，一一察來，不爽毫釐。其間生忠生佞，或為國，或害民，往往觸怒人心，以致生變作亂，不一而足。從眼前所見所聞看來，雖若人事差池，若就大頭腦算來，實皆國家之敗運與氣數之劫運使然也。譬如大宋當興，自生出太祖、太宗仁聖之主來，創成帝室。當時豈無魔業，但聖明在上，便自然消散。到了後來敗運，又恰當劫數，故生庸主，洪太尉放走了妖魔，蔡、童、高、楊奸臣妒賢忌能，將一班虎狼好漢都驅逐於水滸中，以造就國家之衰敗。雖眾義士以『忠義』為心，欲『替天行道』，然弄兵水滸，終屬強梁。虧得後來知機，改邪歸正，縱有十分過惡，已消八九。況又蕩平三寇，款服一方，盡忠報國，其功足以謝罪。若有賢臣當國，優禮用之，一場冤愆，俱消散矣。無奈國家之前劫雖消，而後劫尚隱伏於未起，故不得不借奸臣屠戮忠義，以釀後患。此宋公明眾義士所以遭其暗害，重結新冤以為後劫者也。莫說宋、盧二義士身受其害，自然造成劫數，就是燕義士這等憤憤不平一段激烈之氣，亦是劫數中的種子，何況於他！」燕青因又問道：「奸臣造惡，轉成劫數；劫數之滅，不禍於國，即殃於民，卻於起釁的奸臣無損。這樣天理，不幾漏網？」羅真人道：「怨氣不消，造成劫數，此氣數操其大綱耳。至於細小奸人，今日算人，異日受人之算；今日害人，異日得人之害。此又善惡之報應也，如何得能漏網？須知劫數自劫數，報應自報應；又須知劫數中亦有報應，報應亦有劫數。此天理所以昭彰，天運所以循環也。」

燕青聽了，方豁然大悟，又拜伏於地，道：「燕青愚昧，不識仙機，感蒙祖師指示，一旦了了，始知宋、盧眾弟兄雖死於奸人之手，實劫運尚未曾消完。今始知奸人雖弄權肆惡於而今，終必改頭換面，受惡報於異日。天理既不爽毫釐，人心又何煩過激。燕青自茲以後，當安心從眾弟兄，再托生，以完劫運，以報奸仇矣。但不知眾弟兄異世浮萍可能復聚？」羅真人道：「鳥自投樹，魚自歸淵，氣之所致也。一氣而來，自一氣而往，怎麼不能復聚！但一百八人中，陣亡者已應其劫；坐化者自歸其位。今後聚者只不過受職被屈及辭去憂悶而死這班人耳！今各已托生人世。就是我弟子公孫勝，雖雲修道，劫亦未消，也要去走遭。」燕青聽了，暗暗屈指一算。因說道：「將來幾人既能復聚，弟子前日過梁山水滸，見其山枯水竭，樹木凋殘，恐不能復興忠義。」羅真人道：「生一豪傑，自生一靈地，以發其跡。天下皆水，是水皆滸，何定於梁山一泊？」燕青說：「水滸若不定限於梁山，則前差後別，恐失本來。」羅真人道：「斗轉則星移，朝廷尚不能世守於汴京，水滸安可認定梁山？當日一百八人，是應罡煞，近日吾見二十八宿與九曜，俱已沉晦失度，將來幾人，魄應罡煞以消冤，氣應星曜以應劫。到了冤消劫盡，魄聚氣升，罡煞原是罡煞，星辰仍是星辰。燕義士諄諄叩問，自是有人心所為。但天道難知，即聞之而天機亦不敢盡泄。義士但略識其大意可也。」

燕青聽了，因又問道：「天機固不敢盡泄，但弟子情深，尚有不盡之請，望祖師慈悲指引。」真人道：「燕義士還有甚言？」燕青道：「這幾位弟兄，祖師說已托人世，不知弟子此去天涯海角，可能親見得一二二人否？」羅真人點頭道：「真情重也！吾今有四句偈言，汝當記之。」因說道：

有婦悲啼，在於水溪。

懷藏兩憤，盧兮宋兮。

真人說完，遂喚公孫勝近前，暗說了幾句，道：「你今送燕義士下山，完卻前因，來尋後果可也。」二人遂拜謝而出。公孫勝因留燕青到小房中，以敘久闊。只因這一敘，有分教：

求福招愆，因貪反失。